

“五四”特别策划·强军新青年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想必每个人都不陌生。在小学时代的作文纸上，许多人的答案是科学家、老师或医生。长大了，与成人的世界越来越接近，一些人感到当初天真草率的答案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湮灭，变成一片空白。

网络上，把95后、00后泛称为“Z世代”。他们中的一些调侃，自己的梦想是成名，是“暴富”，是做一条混吃等死的“咸鱼”。但其实他们都知道那些只是简单的欲望，而非梦想。

不知何时，梦想似乎变成了一件奢侈品，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善于谈论，少有人能够切实拥有。可对于无法重来的青春时代来说，如果没有梦想，这段岁月必然是荒芜寡淡的。

女孩龚文露曾经想成为一个自由的

青春的美丽绽放在梦想成真的时刻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人。对于一个怕规矩、怕约束的年轻女生来说，军营里的条条框框和令行禁止，她一度无法想象。

而现在，22岁的龚文露在武警猎鹰突击队女子特战大队担任军械员，已然是一名英姿飒爽、身手矫健的特战女兵。

当兵之前自由肆意的时光固然美

好，但那时的龚文露感觉找不到方向。“没有梦想，也没有目标”，前路仿佛有团混沌的迷雾。她就像一只刚刚离巢的幼鸟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却对未来想要飞向何方，没有丝毫概念。

进入女子特战大队之前，龚文露有些纠结，打电话向父亲寻求意见。

“去！多吃苦，才能多锻炼。”父亲斩

钉截铁地说。而在得到这个回答之前，龚文露的潜意识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她只不过想从父亲那里借一分勇气，好让自己更坚定地踏上这条路。

“穿上军装，自己就好像一下子被点亮了。”该走怎样的路，龚文露有了方向——从柔弱到刚强，从迷惘到坚定，从温室里的小女孩到家与国的

守护者。

她与许多曾跟她一样普通的女孩们一起，经历摸爬滚打、流汗流泪的岁月，朝着同样的目标奋进，在风雨的磨砺中百炼成钢。

女子特战大队里，班长肖若丹曾作为唯一参赛的女狙击手，在“砺剑”比武中跻身“十大狙击手”之列；下士黄雅琼在执行

出国执教任务中，以纪律严明、能力超群的中国特种兵形象征服了国外学员；班长郭子睿在央视的《挑战不可能》节目中挑战尖端“盲狙”项目，向全国观众证明了中国女子特战队员的出类拔萃……

大江南北的绿色军营里，有许许多多像龚文露这样的年轻人，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，找到了值得追寻的梦想，让自己平凡的青春熠熠闪光。

这是最好的时代。年轻的人们拥有无限可能，梦想可以在不懈的努力中照进现实。在军营，每一个个体的梦想如微小却明亮的光点，连缀在一起，就可以点亮时代的火炬，托起强军的大梦想。

记者手记

枪·猫·远方

“Z世代”特战女兵龚文露的青春写真

■本报记者 杨悦 通讯员 戎鹏飞

特稿

与特战大队每个女生一样，她有一个特殊的“男朋友”

龚文露的眼前一片漆黑。

耳边除了静静流淌的风，便是在场众人的呼吸声。左边一米远，站着一位男队员，那是她今天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。跟她一样，眼罩阻隔着他的视线。发令声响起的一刹那，龚文露迅速伸手向前，摸到桌面上摆放的枪械零件，开始动手组装。

一把长枪与一把短枪，完成组装与拆卸，要求用时是1分20秒。在这场猎鹰突击队全单位的比武中，龚文露要与20多个男性军械员进行竞技。

她并不怎么紧张。跟这些黑漆漆、冷冰冰的枪械，她打了2年多交道，像女子特战大队里的每个姑娘一样，会戏称它为自己的“男朋友”。

“咔嚓”“咔嚓”……零件之间利落的组接声不绝于耳，她想起枪战大片里，那些把枪械变成手中玩具、如臂使指的神枪手。这让她有种微妙的错位感：眼前虽然一片漆黑，但应该有镜头聚焦在这儿，有聚光灯打在她头上，像那些酷炫的电影主角一样。

用时1分07秒。第一名。

兴奋的龚文露压了压唇角勾起的弧度，竭力让自己表现得专业而冷静。

她轻轻攥了攥拳，十指上被枪械零件刮出的伤口又蹭破了，之前结的血痂也掉了下来，手里黏糊糊的。但这点伤早就没必要当回事了，她没太在意，转身投入到下一个考核课目中。

这一幕，发生在2019年初夏，龚文露入伍才2年多。

龚文露出生于“中国商业互联网元年”1998年，是实打实的“Z世代”女孩。

上中学时，龚文露经常跟小伙伴们混进网吧打游戏。她玩当时最火的“地下城”，玩CS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摆弄枪械、狙击目标。她自己也想不到，10年之后，她端起真枪，变成了玩各种枪械的特战队员。

2019年年底，电影《特警队》上线。观影之余，龚文露留心数过片中的武器。她胸有成竹地告诉记者：“里面出现过现的枪，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。”

为什么当兵，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武警特战队员，时至今日，龚文露也解释不明白。在她之前，家里没有人当过兵。父亲虽然一直惦记着让儿女圆了他的从军梦，但哥哥姐姐谁都没从军，反倒是从来不听话、不服管的龚文露，听他反复念叨，不知怎地就走了心。大三开学后，她没跟家人商量便在征兵网上报了名。

那部名叫《女子特警队》的电视剧，龚文露小时候也看过。不过，她只依稀记得里面一群女兵天天训练，不是两膝跪地练据枪，就是在泥潭里摔摔打打。而那部电视剧的原型，就是她当兵服役的这个女子特战大队。

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子特战队员，其中的艰辛常人难以想像。初入军营时，龚文露还不满20岁，对于从未经历过什么挫折的年轻女生来说，特战大队的生



图①：狙击训练时的专注帅气
图②：抓绳凌空而下时的敏捷潇洒
图③：训练间隙与警犬玩耍时的阳光可爱

杨志毅摄

活简直处处都是磨难——

压韧带训练，女兵班长一脚把她两腿踩开，剧烈的疼痛让她头脑一片空白。她哭嚎着，五官拧成一团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

攀登课练习背绳走，她踩着十几米高的墙壁“卡”在半空中，头晕眼花，不敢动弹。

狙击专业训练，一面小小的狙击镜讲究却很多，风向、风速、阳光角度……她对着一大堆单位换算和数学公式，感觉脑袋都不够用了，怀疑自己可能选错了路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煎熬的成长岁月恍如隔世——

压韧带压了半个月，龚文露挺过了痛苦的适应期，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视频电话里给家人表演劈叉。

攀登课进行背绳走训练时，她克服恐惧，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消逝，越走越勇敢，越走越利落。

练习狙击，算不明白公式，她把每一分钟空闲都用上，连站哨时间都不放过，一遍一遍地“刷题”，把所有的“解题步骤”都硬背下来。

时间用它独有的魔力，把这个刚满22岁的普通女生打磨成了坚强的特战队员。搏击、攀登、战术、射击……龚文露在一个个特种训练课目里摔打锤炼，被装具遮盖的脸庞上，已不见当初的柔弱青涩。

2019年6月的一天，比武的3项考核全部完成。晚上，她由教导员和大队长带着去礼堂领回了自己的获奖证书。回来后，龚文露又接到通知：因为男兵和女兵的体能标准不同，她的成绩计算错了，并不是证书上写的第二名，而是第一名。

大队领导催龚文露去把第一名的证书换回来，她嘴上应下来，却还是默默收起了那张印着第二名的奖状。

她从心里觉得，最重要的是实力，那张证书其实无所谓。但她还是很开心，欢喜从晶亮的眸光里流淌出来：“还好，没给咱女子特战大队丢人。”

证明自己，就足够了。龚文露潇洒地把“第一”抛在昨天，活力满满地接受新一天的挑战。

入伍前，她曾养过一只猫；现在她想养一只警犬

进新兵连2个多月的时候，龚文露收到了闺蜜菁菁寄来的照片，除了几张自拍之外，剩下的都是“翠花”的“写真”。龚文露如获至宝地翻看着，不舍得放下。

“翠花”，是龚文露在校园里捡回来的一只黑色狸花猫。这个名字是她和室友一起取的，大家觉得它又土又萌，遂全票通过。龚文露入伍在即，临走时，就把“翠花”托付给了闺蜜菁菁。

听龚文露说要去当兵时，菁菁心里特羡慕，当兵曾经也是她藏在心底的一个梦。两个女孩窝在宿舍的床上，恣意地谈论着生活、梦想和未来，一直聊到了宿舍熄灯。“当初明明是为了和你一起，我才报了这所大学，结果你又把我抛下，自己去部队了。”菁菁埋怨道。

临走之前，龚文露把菁菁带到自己租的房子里，一项一项地给她交代照看“翠花”的注意事项。

刚捡到“翠花”时，它刚出生没多久，浑身脏兮兮的，绒毛的软毛“纠结”在一起，呼吸微弱得好像用力碰一下就会“挂掉”。

龚文露陡然间觉得，自己与这个小生命被不知不觉地连缀在一起。她将小猫带着去礼堂领回，带它看病。因为宿舍不允许养猫，她带着它跑到校外租房住。从相遇告别，“翠花”从刚出生时不足一掌长，慢慢变得健康矫捷，长到了6斤重。

一个秋日的午后，阳光穿过落地窗，暖暖洒了一地。“翠花”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预感，不住地在她脚边蹭。即将入伍的龚文露收拾完行李，把它抱到腿上，把手埋进它暖柔的绒毛里，不舍地撸了好一会儿。最后，龚文露把“翠花”放了下来，关

上房门。坐在汽车上，龚文露呆呆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，忍不住开始想象自己走后它会是什么样子……

龚文露离开后，菁菁帮她养了半年的猫。直到因为要参加实习没时间照看，菁菁才把“翠花”送到了学校旁边的理发店。理发店老板很喜欢宠物，他们家还养了一条狗。她听菁菁说，“翠花”天天欺负那条狗”。

“越来越胖了。”龚文露笑着翻看“翠花”的近照。“就是不知道理发店老板有没有给它改名。”想到这，她又感到一点惆怅。

来到特战大队后，龚文露摸着冰凉坚硬的枪械，有时会忍不住怀念“翠花”毛茸茸暖融融的触感。部队院子外围也有流浪猫，黄的白的一大群，但新兵班长不许她们随便碰，担心她们会被抓伤。

于是，龚文露把更多的兴趣转移到了队里的警犬上。每天下午体能训练时，警犬们也要出来跑步，晴空白云绿草地，撒了欢儿似的放风。跑完了，龚文露就找机会和它们玩一会儿。

偶尔，龚文露也会想象自己的未来。菁菁现在在南京管理着一家饰品店，不久之后就要当妈妈了。当年的闺蜜们有的结婚了，有的谈了研。而龚文露每天盯着瞄准镜，跑着3公里，端着狙击枪，只有休息时才能拿到手机。看着她们在微信群里吐槽老公、吐槽老板的消息时，才恍然发觉，自己与她们已经被薄薄的手机屏幕分割成两个世界。

龚文露习惯了特战大队的生活，并且颇有些乐在其中。“穿上军装很难，脱下军装却很容易。外面的同龄女孩们精致漂亮、光彩照人，但这身迷彩绿可不是谁都能穿的。”她望着镜子里那张不施粉黛的脸庞笑了起来，“而且，多帅气啊！”

还有许多没尝试过的挑战等着龚文露“打卡”。如果可以，她想在部队里“干到自己被淘汰为止”。龚文露希望，以后也能像副中队长王婷婷一样，在世界军警狙击手竞赛中一试身手；再或者如大队教导员王慧丽一般，在队里一守就是20年。

如果以后离开部队了，龚文露觉得自己可能会养一只狗，一只像警犬们一样忠诚可爱的大型犬。她不想再养猫了，也许是不想其它的猫取代“翠花”的位置。对

于自己中途就把“翠花”丢下，她心里总有一丝愧疚，“日后养狗，绝不会抛弃它。”

在微信的个性签名栏，她写下一句话：“热爱可抵岁月漫长”

龚文露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孩子。上小学时，路上要过一段没有护栏的河岸。一下雨，河岸泥泞湿滑。大人们反复叮嘱：“离那里远点，注意安全。”她却不怎么听，反而常去那河边玩。

高中的时候，学校门口有一家包子铺，生意特别好。龚文露最爱他们家的韭菜鸡蛋馅包子，早读的时候，经常偷偷翻校园铁栅栏出去买。

也许是从小到大被管太严，龚文露总是向往着不被束缚，想要逃脱原来生活的按部就班，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从高中开始，她就用旅行的方式来追寻这种自由。“一到家外面，就玩野了。”龚文露说。

她喜欢探索每一个陌生的城市。她并不偏好山川或海洋，只想要浏览每一方景观、每一座城市不同的姿态。她享受在陌生城市收获新鲜感，希望落下的每一个足迹，都组成一场有趣的探险。

大一下学期，期末考试前，同学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复习。龚文露实在待不住，连攻略都没做，便独自一人跑到长沙，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没有目的地，她就每天问问酒店前台有什么景点推荐。夜幕降临，长沙街头霓虹闪烁。放眼望去，五一广场上全是黑压压的头顶，女孩纤细的身影湮没在人潮当中，就像一滴水汇入了海洋。

龚文露守在这一家网红餐厅的排队长龙里，时不时地抬头望一望，看看前面排到了哪里。长沙的美食出名，米都来了不能错过。小龙虾的滋味很不错，甜蜜蜜的糖油粑粑她也很喜欢，臭豆腐味道还可以，就是“跟在家吃的没什么两样”。

后来，在部队参加“魔鬼周”极限训练的时候，龚文露曾惦记过这些味道。烈日炎炎的大夏天，单兵自热米饭一加

热总带着股塑料包装味，搅得人脑子“嗡嗡”的。

她吃不下，就把干巴巴的压缩饼干想象成校门口雪白松软的菜包子、旅途里满口生香的小龙虾和部队食堂里滋味浓郁的红烧肉。吃不下也要想办法吃，毕竟，不及时补充能量的话，自己根本就撑不住一轮又一轮的高强度训练。

大学时，龚文露曾经跟两个同学结伴去安徽游黄山。那天，她们背着帐篷和食物，从早上一直爬到了下午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就到了到山顶看一次黄山的日出。山路遥遥望不到尽头，背囊沉甸甸地坠在肩上，她一度以为，那就是自己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。直到经历了“魔鬼周”，龚文露才发觉，当初的自己太过天真。

连续7天，背着30公斤的背囊，从早上10点走到晚上9点。“爬黄山跟这一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”龚文露摇摇头说。

一周时间里，她没有间隙喘息，没办法洗漱。晚上睡觉时，为了能及时应对突发状况，她没脱过装具，没脱过鞋。身上的特战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散发的气味让人难以形容。裤子是防水防火的材质，密不透风，几天下来，她和战友每个人身上都闷出了痱子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龚文露都感觉“已经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了”，纯粹靠意志支撑着身体，大脑跟魔怔了一样，就剩下一个念头：“走走走”。最后，她和战友们全都走到了目的地。

攀上黄山峰顶那一刻，在龚文露记忆中犹如发生在昨天——满天云霞，群峰静默，天地豁然开朗。那晚，因为没带厚外套，她只能和同学“抱团取暖”。

但日出的一瞬间，这些苦和累都变得微不足道——红日破云而出，铺洒万丈光芒，映亮了连绵群山的秀色。“太震撼了。”她恍然觉得，就是“冻死”也值了。

在黄山顶上，龚文露没留下照片。她不喜欢在旅行中拍照。在她心里，来过、经历过、体会过就够了，“没必要留下什么痕迹”。最重要的，是探索和征服的过程。

成为一名特战女兵，对于龚文露来说，大概是人生中一场新的探索、挑战和冒险。龚文露没打算停下探索世界的脚步。

如果离开部队，她想带着自己的狗，找一座闲适秀美的山城，开一间民宿。民宿一定要设计成自己喜欢风格，足够现代化和足够智能。她打算辟出一块空间来支一个躺椅，晚上可以躺在那看星星，仰望天空放空自己。

在微信的个性签名栏，龚文露写下了一句话：“热爱可抵岁月漫长”。她不记得这句话是从哪儿听来的，却很喜欢话里的力量。

龚文露爱她的枪，爱她的猫，爱她的队伍、她的战友、她的岗位，爱旅途里的山川美景、人间风物，爱她脚下的土地、她守护着的国家……她热爱的一切，为她积蓄了能量，铸造了铠甲，建构出梦想。

对于龚文露来说，22岁的人生不过写了个开头，未来的故事究竟如何下笔，远方会酝酿出怎样的风景，她还不知道，但满怀期待。